

國學基
本叢書
明

書

八

書叢本基學國

書

明

(八)

纂鱗維傳

行發館書印務商

明書卷九十八

列傳一

勳臣傳五

方瑛、楊洪、郭登、毛勝傳

方瑛、全椒人。大父銘，開國功爲百戶。父政，以從燕爭戰爲都指揮。正統三年，進右都督，總騎兵征木麓川，戰沒，贈威遠伯，諡忠毅。四年，瑛以父功爲金吾衛指揮使，憤發報父仇，乞領父兵，從定西伯效死。先登破賊寨，進都指揮使。七年，從靖遠伯戰賊功，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守雲南，已而從侯侍郎征貴州功，陞右都督，充總兵，移守貴州。景泰元年，征香鑪山賊功，轉召總五軍營，論先後平賊功多，封南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征銅鼓賊，平之，留鎮湖廣。貴州天順元年，進流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卒，諡忠襄。子毅嗣。伯卒，子壽祥嗣。卒。嘉靖中，以嘗論大禮，得贈太子太保。子東嗣。卒。子炳嗣。無子，弟□嗣。

楊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揭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鸞疏洪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卽械至京，姑貸汝二人者。時洪頗爲衆忌。上又每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洪守邊屯營，善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

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餘。正統十三年，論前後功，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之，呼楊王。十四年，虜入土朮，上皇北狩，洪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效。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餘。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洪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稱名將。諸大臣皆重之。每左右洪，初指揮杜衡誣洪，尚書魏源卽訊雪洪，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洪，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戮力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爲最。時石亨爲大將，京營忌洪，洪又與孫鏜不相能。時忿爭，洪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尙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弑脫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旣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搗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敢顧，必擒其妻孥。

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也。縱欲息兵保民。暫安一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恥偷生。縱此虜驕悍。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于謙上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讎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牽制。分別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凶險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上。從謙議。先是遣俊及劉深充遊擊將軍。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堡。參贊參政葉盛言。俊往守獨石。所謂敗軍之將。乞遣深罷俊。遂令俊護瓦剌使人出塞。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貴斬曰。我常殺陶指揮。上不問。諸裨校力解。得釋之。還。廷臣劾俊論死。會傑卒。母請釋俊葬傑。得降都督僉事。遂得嗣侯。後坐法罪死。宥革爵。子珍嗣。天順元年。石亨坐俊及驍勇都指揮范信等附于謙。斬西市。調珍戍廣西。秦議。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衛指揮使。係越。乞調開平。洪從子四人。能武強伯。信。彰武伯。仁。錦衣指揮僉事。智。開平指揮使。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木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鼎。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納賂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尤效力。及內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登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奏上以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充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以爲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己知彼。可守則守。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者善也。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蹙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

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自全矣。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虜氣奪。退去。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是年。論功。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人。以爲一時戰功無與比者。明年閏正月。登獲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入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李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住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畏大砲神銳短鎗。時鎮守陳太監還。諭登留鎮。登指揮使發陳太監姦賊二十事。陳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景帝召陳太監還。諭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心。泄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登與孫鏜不睦。乞分登軍。登亦會病。稱疾不

出富爲聞於朝。上詰責鏜。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憲宗卽位。復爵。出鎮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登事母至孝。居喪秉禮。武而能文。謀而善斷。無子。以兄尙寶丞斌之子嵩請於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參乞嗣。不許。授世指揮使。

毛勝。初名福壽。元大都人。伯父那海爲元官。歸附爲燕山中護衛閑牧官。燕兵起。從戰有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建文四年。卒。無子。福壽父安太。那海母弟也。嗣羽林衛指揮使。永樂七年。卒。福壽兄濟嗣官。卒。無子。福壽嗣。以兄濟九龍口殺胡鎮功。進都指揮使。正統六年。征木麓川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復征木麓川有功。進同知。十四年。以禦宣府功。陞左都督。是年冬。守宣武門。又哨虜紫荊關。景泰元年。充左副總兵。率河間、東昌達兵征湖廣洞苗。韋同烈。戶部主事陳汝言。福壽本虜人。奸黠不可信。敕王驥候福壽至。善御之。無使驚疑。已而有功。三年。封南寧伯。食祿千石。五年。進屯金川。斬賊功。與世券。改名勝。移金齒彈壓諸蠻。天順二年。卒。贈侯。諡忠壯。子榮嗣。伯。八年。坐法調廣西立功。卒。子文嗣。卒。子良嗣。卒。子重器嗣。卒。無子。弟邦器嗣。無子。弟國器嗣。

史官曰。人之稱說。豈足信哉。是四人者。往往故老皆能道楊、郭而忽方、毛。其以方、毛之立功在炎方。而楊、郭之立功在近畿耶。方、毛發奮摧陷。不可懸知。楊、郭特守禦能耳。掩襲零級。遽膺爵券。不亦忝哉。草野猶惑傳聞。則在廷左右之毀譽。又何當焉。

孫鏜、施聚、曹義、陳友、焦禮、楊信、衛穎、趙輔傳

孫鏜，東勝州人。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進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參將，捕處州賊功。陞都督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景泰元年，薦都指揮李奇、楊洪劾其徇私，下御史獄。武清侯石亨、刑部右侍郎江淵薦鏜勇敢，得釋。已而爲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忿爭，乞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兵出塞襲虜，敕止之。後天順初，以奪門功封懷寧伯，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尙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閤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敕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敕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與軌追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初，盡革奪門封者。鏜亦在革中。上曰：「鏜有勞於國，老且無恙，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子輔乞嗣。上曰：「鏜伯以奪門功封，然滅曹賊功大，輔可嗣侯。」卒。子爵嗣侯。卒。子瑛嗣。卒。無子，弟瑁嗣。卒。子秉元嗣。卒。子世忠嗣。卒。子維藩嗣。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開國功，授千戶。從燕兵戰功，累進金吾右衛指揮使。從出塞征胡，戰沒，聚嗣官，積戰

功。正統九年。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最。進都督僉事。充參將。守遼東。進總兵。右都督。英宗北狩。聚慟哭。卽日引兵西。裨將爭進牛酒。聚曰。主上安在。忍受此耶。數日抵京師。天順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樸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方。增繕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諡威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卒。無子。弟瑾嗣。卒。子燾嗣。卒。子嵩嗣。卒。子光祖嗣。

曹義。儀真人。父先。以開國功臣。燕山衛指揮。義嗣官。永樂中。出塞至牛壁山。有功。宣德中。征梅花洞賊。平之。累陞都督僉事。充遼東總兵。破虜開原。進左都督。天順元年。封豐潤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侯。諡莊武。子麟。先卒。麟庶子振嗣伯。坐法革衣冠。習禮國子監。逾年復爵。又坐法奪祿。一年卒。子愷嗣伯。卒。嘉靖中。子棟乞嗣。吏科駁棟。義非開國靖難功。不得嗣。上特准棟嗣伯。卒。庶子松乞嗣。吏部言義以邊將立功。封伯。傳三世。子奪請上裁。松得嗣伯。卒。子文炳嗣伯。

陳友。全椒人。永樂初。起騎卒。從征胡有功。歷陞千戶。正統初。通使順寧王脫歡降附。進都指揮僉事。十九年。充遊擊將軍。捕虜寧夏功。陞都督僉事。十四年。龍門口捕虜功。進同知。充左參將。南征香鑪山功。陞右都督。守湖廣。天順元年。捕苗賊五開銅鼓功。召還。封武平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二年。出鎮番斬虜功多。充總兵。捕虜延綏塞功。加流侯。增祿百石。四年。卒。贈沔國公。諡武僖。子能嗣伯。卒。子綱嗣。卒。子勳嗣。卒。無子。弟熹嗣。卒。子大策嗣。

焦禮，山後人。父焦八思台，洪武中來降，授薊州衛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開國功。太祖喜禮，與禮官禮辭。宣德初，嗣父官，累立功遼東。陞左都督，充總兵官，守遼東。景泰元年，破虜小圍山，斬獲數千。天順初，封東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禮守遼東二十餘年。年八十二卒，贈侯，諡襄毅。適孫壽嗣伯，卒，無子。壽弟俊嗣，卒。子淇嗣，卒。子一鳳優給，卒。無子。淇弟洵嗣，卒。無子。再從姪棟嗣，棟者洵從兄澄之子。禮長孫也。卒。子文耀嗣。

楊信，幼武悍。正統初，從伯父洪征興州虜，轉戰西涼亭、白塔兒，斬獲有功。累陞指揮僉事。十四年，進都指揮僉事，守紫溝堡。從洪戰虜紫荊、倒馬、五郎河有功。景泰二年，出宣府，歷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再守懷來。會洪病，移信協守宣府。五年，充副總兵。天順元年，召還京。陞同知，移鎮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虜孛來、毛里孩入塞，奮兵擊走之。又明年，虜入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營夾擊，虜遁去。四年，封張武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遙度，乞精騎疾走至榆林圖上。上從信言，命爲平虜將軍，總諸鎮兵。至延綏，厲兵秣馬待虜。烽火嚴，虜奸不入覘我。輒突入塞，信縱兵邀擊。上龍州鐵青原，虜錯愕，盡棄所掠人畜遁。渡河去。明年，還鎮大同。六年，虜又入延綏，塞信西援。信曰：「虜覘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備封胡柴溝。虜果至，伏發奮擊，斬獲功多。八年，又敗虜伯顏哈蒼於塞下。自是虜不敢輒入塞。與世伯券十三年，卒，贈侯，諡武毅。子瑾嗣伯，卒。子質優給，尋嗣。卒。子儒嗣，卒。子炳嗣。

衛穎、華亭人。世官濟南衛指揮。正統九年，陞署都指揮僉事。京營練兵十四年，禦虜功實。進指揮同知。是年冬，出守黃花鎮，戰西直門、紫荆關。陞都督同知。景泰三年，總兵守宣府。天順元年，陞左都督。以奪門功，封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移鎮甘肅。五年，破虜於鎮番，斬獲有功。八年，捕番賊，斬獲功多。召還。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穎亦在革中。兵部言：穎有軍功，得不革。增祿四百石。四年，被劾奪祿。七年，乞宥。與祿秦朝請。弘治十一年卒。贈侯。諡壯勇。子瑋嗣。伯卒，子鏞嗣。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卒，子國本嗣。卒，子時春嗣。

趙輔，鳳陽人。曾祖瑞，開國功累官都指揮使。世指揮使。父本，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卒。輔嗣。官正統十四年。大臣薦陞都指揮使。練兵禦虜有功。充統兵參將，出居庸守懷來。禦虜有功。天順八年，陞都督同知。成化元年，充總兵，征兩廣蠻，俘斬二萬餘。二年，封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三年，征建州，斬俘千人。四年，進流侯。十六年，輔辭流侯。乞世伯。與世伯券減祿二百石。二十二年卒。贈容國公。諡恭肅。子承慶嗣。伯卒，子弘澤嗣。卒。子世爵嗣。卒。子光遠嗣。

史官曰：英宗復辟，德左右臣下，施予大過，而迎駕奪門，垂貂綴蟬者累累。及後，上有貪賄之輔弼，旁多蠱蝕之倖嬖。此皆巧費其欲，以陰中人主之喜怒，而邊將希寵榮，輦金錢溢都市，接刃無幾，輒飾奇捷，爛羊充斥，牧豎縱恣，皆得分茅土，紆朱紱。又何必樸矢東輪，輦璫南舶，氈裘稱萬歲，玉環表絕傲也。興言及此，不能恕辭於孫鏜以下諸人矣。而是數家者，子孫長世，與寶錄同沈朽，目覩之實深感慨焉。

朱永傳

朱永字景昌河南夏邑人其先日明以戊卒隸北平生眞燕兵起積功至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永父謙調邊戍與虜接角鬪戰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參將副總兵遂爲鎮朔將軍總兵於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祿千石子世秀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略相埒然謙勇略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諡武襄永偉軀貌舉止顧盼有威容虜之挾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謁陴院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上皇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請英宗復辟覲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乃見朕於宣府水門者耶永頓首謝不敢即日召待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不爲浮飾往往稱旨上雖貴重閣吉祥大將亨而內疑厭之往往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分領大營禁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廐馬寶刀玉笋上尊金帛鎧甲弓矢不可勝計英宗崩以屬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俾率兵治裕陵天順六年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詔修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圍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亦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燮父子風成化二年丙戌荊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永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尙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尙書圭破其衆永病已

始縱兵撿巢穴。斬獲九百有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曹。籍其符印資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三年。北虜亂。加思蘭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之。虜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并階勳。追封及三代。五年。虜阿羅寇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十。擄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敕卽軍中予世侯。留鎮三邊。它虜復屯柳榆莊諸處。出沒爲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願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人。於格太險濫。詔乃弗予。十二年。入侍經筵。再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權閹汪直門。十六年。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結三衛入寇爲邊患。請討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參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兵。敵大驚。壯者遁走。乃破其營。焚廬舍二千餘區。斬獲以千計。然皆老弱。馬牛羊十三。是時直等得便宜生殺陸賞。遼左藏爲竭。明年。永進封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鉞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爲平虜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使永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馬。從它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及抵延綏。虜已悉遁去。一亡所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磨錫蹀等。而永

無功。自此始大愧悔。事直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予鐵券。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馬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虜數斬首百二十。獲駝馬牛羊二千餘。甲仗幾七千。賜世公爵。再與誥券。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八佩大將軍印。入統六軍。盡獲徹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時汪直以少年慄銳。喜功名。恃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尙書陳鉞。旣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有閹優阿丑在上。前裝爲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爲之發笑。永懼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太監尙銘背之。發其姦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閤。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及憲宗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爲太師。懋領經筵。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於勳臣肺腑無二。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弘治丙辰。以久疾卒。年六十八。追封宣平王。初諡武襄。以同父謙諡。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奧援。詔特予襲一輩。暉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略。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兵。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徵抵罪。暉遂爲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

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盡護諸將。人以爲榮。兵出塞擣虜。會大雪。虜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達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齎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虜首級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爲誣罔。請罪之。上難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官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卽位。充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他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麟不得嗣。公仍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鎮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平田州。僂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黨衆叛。以不時宣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河廣。召還卒。無子。從弟岡嗣。

史官曰。朱永爲將能持重。其馭軍又嚴整有法。然未嘗有揭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爲國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謫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徹侯。世世勿絕。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從燕也。其巨細尙不可同年而語。以視朱永何霄壤也。士大夫往往駭守仁成梁。而忽永弗見久遠。良可唾矣。

毛忠、劉聚、仇鉞傳

毛忠、涼州人。曾祖哈喇歹。洪武初歸附。從軍戰沒。祖拜都。征哈密。又戰沒。父寶。永樂中。從出塞功。授百戶。

老忠嗣官立功甘涼。歷陞都督。成化三年。征番。忠先登。手斬番賊。轉戰俘獲功多。論功封伏羌伯。食祿千石。總兵鎮甘肅。固原土達滿四反。猖獗。敕忠討之。力戰先登。後援不能繼。中流矢沒。子海孫鎧皆沒於陣。贈忠侯。諡武勇。與世伯券。子銓。先卒。孫銳嗣伯。有祖風。弘治十三年。鎮兩廣。累加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逆瑾索銳金錢。不能應。落太子太傅。奪祿十五年。勒罷。瑾誅。銳自陳。得還祿。復宮傅。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諡威襄。子江嗣。無子。弟漢嗣。無子。從子桓嗣。卒。子登嗣。

劉聚。清豐人。聚叔永誠。以司禮監太監出鎮甘肅。聚驍勇有智略。隨永誠塞上冒功。歷陞都督同和。天順五年。捕曹賊功。陞右都督。成化六年。充總兵。出延綏塞。遇虜。身被七創。濺血力戰。大破虜。也烈忽斬首百級。獲俘二千餘人。七年。封寧晉伯。食祿千石。八年。爲征虜將軍。總陝西諸兵。捕虜榆林塞。斬首四百五十。獲馬畜千。與世券。是年。捕虜鎮靖堡。未幾。虜大入塞。聚設伏破虜。斬首百五十。奪獲人畜數萬。十年。卒。贈侯。諡威武。子祿嗣伯。卒。無子。弟福嗣。福爲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上召輔臣平臺議。諸將去。留福與成山伯王鏞皆勒罷。卒。子岳嗣。卒。無子。從子文嗣。卒。子良璽優給。尋嗣。無子。叔斌嗣。卒。子應元嗣。仇鉞。鎮原人。以開國功。世指揮同知。後立功陞指揮使。充遊擊將軍。鎮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鐸反。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勳者。又與賊聯姻爲外應。大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賊。勳以賊故姻。遂疑勳不用。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白上用勳爲參將。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勳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侯。